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五十九回 連城璧合寶珠迎親 合浦珠還蘧仙失喜

卻說三人正看的不懂，見後面接著一對黃牌，寫著奉旨完姻，三座誥命亭子，後面便是執事，題些：宮保大學士、兩湖總督及經魁、會魁、榜眼及第、翰林院編修、國子監司業、國史館纂修等銜。兩對提爐，四對明燈，七、八個武弁，扶著一乘八座官輿，裡面坐著的不是別個，便是寶珠。華夢庵大笑起來，見寶珠穿著吉服，左肩披一掛大紅彩珠，溜轉眼波，向夢庵一笑，紅了臉低下頭去，後面跟了十幾匹馬過去。三人都笑起來道：「這真有趣，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了。」蘧仙道：「寶珠還是去年奉旨來的，怎麼才今年完姻？」夢庵道：「因花教師作故了，去年報了居喪，此刻光景服制滿了嗎？怕是這樣快呢？」祝春笑道：「虧你一個戶部主事，這一點兒也不知道，他叔子的是期年喪，可不滿了。」夢庵笑起來，因道：「寶珠也可惡透了，這樣大喜事，也不來請咱們喝喜酒去。」蘧仙道：「你們已杜門謝客，卻怪誰去。」夢庵道：「咱們先別處喝了酒，等醉了，晚間闖進去鬧房，可不有趣。」兩人說好，便找了個酒館，看招牌寫著萬不如軒，祝春笑了笑，夢庵道：「好！好！果然萬事不如杯在手好，便揀個極幽雅的座兒坐了。酒保上來問酒。華夢庵道：「俺喝燒刀子。」蘧仙、祝春都笑起來道：「怎樣攪出梁山泊的話頭來了？」夢庵也笑起來，那酒保也覺好笑，夢庵手揮著道：「去！去！不笑你吧，你要在這裡笑，快去把犢鼻褲子卸下來。」酒保笑著，又問菜，華夢庵說醉蝦子，要活的，酒保又問別樣，蘧仙道，咱們不用別的，你只把這個盡多的拿來，再弄三碟子筍來，別的總西贊，不要吃。酒保答應去，拿上酒來斟了。夢庵忙喊蝦子拿來，那酒保便去捧一個裝鴨子的盆子，裝了蝦子，因活的要跳，上面又覆一隻碗上去，夢庵一手把那碗掀開，早跳出幾十個大蝦，滿桌亂跳，蘧仙笑逃開了，夢庵早捉了一個放嘴裡去，又捉一個來吃，跳的隨他跳去，他一手拿著杯子喝酒，一手向盆子裡撈去，那碗也索性不覆了，跳的滿桌滿地都是蝦子。祝春臉上也都濺滿了醬油沫子，站得遠遠的罵道：「你這個刻薄鬼，你這樣吃法，照著我送嘴巴子過來。」夢庵笑著不理，捉了一個活蝦子兒，兜臉打來，祝春避開了，卻好打在蘧仙臉上，蘧仙吃了一驚，笑罵道：「反了，這真是蝦子造反了。」因喊酒保來，把桌上地下的蝦掃去，見盆子裡已跳的一個不剩，那一壺高粱，已喝的一點沒有了，祝春因喊添酒去。夢庵卻一拍桌子站起來道走了，祝春一把按下來道：「你這人，敢是變死嗎，一個兒煞神似的，食祭了一泡子，便大踏步走去，你仔細撞著了真的煞神，把你也當蝦子似的捉了吃去。」蘧仙笑的腰也痛了，夢庵便笑著坐下，又倒酒吃，把筍一片一片的撩嘴裡去，忽想起一件物事，忙一疊聲喊堂倌，酒保跑來，夢庵道：「可有大魚，給我炒一大盆子松花來。」酒保應著去了，一時端了上來，三人吃著，已盡四壺酒，還喊著添酒，蘧仙道：「吃不得了，這高粱是一斤一壺，回來醉了沒趣，還要被寶珠憎呢。」夢庵也便罷了，見時候已經不早，便要想走，忽滿屋子人亂著，都趕出去。夢庵當什麼事，忙忙也跟出來看，原來便是寶珠迎親轉來。因喊蘧仙、祝春來看，那日間的執事，都改用了明角頭對，先一起是寶珠的，共四十八對高照，十二對提燈，一班鼓吹，擁著一乘官輿，四角都挑出了琉璃吉語燈彩。後面便是花家的，也是四十八對高照銜燈，十二對提燈，一班細樂，一乘彩駕。過去接著，便是葉家的四十八對官銜牌燈，十二對軟宕紗宮燈，一乘彩輿，點齊了燈。接後又是沈左裏的四十八對官銜牌燈，十二對六柱紅紗宮燈，一乘燈駕，過去了。三人看了轉進來，祝春因道：「怎麼後一起打沈左裏的銜頭，難道葉家便搬不出官銜來嗎？」夢庵道：「聽說早將三位小姐，作了左裏的寄女，現是他主婚的，所以不能不用他的銜頭。」兩人點首，便喊酒保去做了些餚餚來，當飯吃了，看時候已將起更，便叫寫了帳，三人出來，竟也不坐轎，也不帶小廝，逕到秦府來，見已交拜成禮過了。便先向秦文道喜，又向秦珍、秦瓊道了賀。秦珍便讓三人進園子來新人房裡玩去，三人進園，見曲折回欄上，都點齊了燈，走上山坡，見留餘春山房，已鋪設的花團錦簇似的，又到惜紅軒一看，更覺華麗，滿屋子點了燈彩，映著玻璃鏡屏，和些錦繡披墊，光彩奪目。進房一看，已裱糊得神仙洞府似的，桌上擺設著妝奩，全用大紅繡披墊著，一股氤氳氳氳的香氣，也辨不出是什麼香。看了一會，出來滿身都沾的香氣。又到醉花仙館，香也是一般窮奢極艷的，觀賞了一會，打走廊上轉惜紅軒來，見滿園都點齊了燈，望下去，便像元宵的燈市一般，猛一陣細樂聲，打循山游廊上上來，見十二對軟宕宮燈，二十四個小丫頭打著了，兩對提燈，引著一位天仙似的美人，兩個極端正的丫環攙扶著，款步上來，背後一對宮扇遮著，秦珍和蘧仙等，退到欄杆外站著。看那乾人是進留餘春山房去的，又一派細樂，從山下吹上來，蘧仙便回身向山下看去，見下面池子裡石橋上走動著許多紅燈，一串兒接著，向綠雲深處那邊循山游廊上來。看也是十二對軟宕宮燈，兩對洋角提燈，兩柄宮扇，遮護著一位嬌小可憐的一位美人，進醉花仙館去了。再回看這邊走廊上，忽來了一對朝燈，引著一個寶珠近來。秦珍笑道：「寶兄弟辛苦了嗎？」寶珠一笑，夢庵拍手跳將出來笑道：「好豔福嚇。」寶珠嚇了一跳，見是夢庵、祝春、蘧仙三人，便笑著各請個安，讓進惜紅軒坐。陪房的丫頭便送上果盒子，各人抓了些吃著。寶珠因問三人，是多久早晚出京的，蘧仙說是二月，夢庵忽道：「嚇，你們兩位是連襟了，怪道答應的快爽，沒我們講話的處兒。」寶珠紅了臉道：「夢庵又取笑來，正經你們為什麼忽而都告假回來了？」蘧仙沮喪了顏色。夢庵道：「今兒不講這話。正經，怎麼不請你那位姐姐上來，咱們見見。」大家都笑起來，祝春笑道：「今兒不這樣稱呼了。」夢庵笑問寶珠道：「你們今兒改了什麼稱呼？」寶珠臊的臉通紅了，蘧仙笑道：「總不過他你我三個字吧。」秦珍也笑起來，寶珠因笑道：「蘧仙你少和我使巧嘴兒，仔細我講一句話，臊死了你，又喜死了你，還要氣死你！」蘧仙不解，秦珍嗤嗤地笑著，蘧仙滿肚想轉，也沒什麼事犯在他手裡，因笑道：「聽你講來，我聽著呢。」寶珠嗤嗤地笑道：「詩會考取第一的是誰？」祝春、夢庵都笑起來道：「這事你知道嗎？」寶珠笑指秦珍道：「現放著他的嫡親連襟，那還瞞得我。」蘧仙果然紅了臉，寶珠道：「可不是臊死了嗎？」祝春笑道：「喜呢！」寶珠笑道：「須得蘧仙拜我，我才講。」夢庵因叫蘧仙拜他，蘧仙不肯。秦珍道：「這個，果然該拜寶兄弟，又該拜我。」蘧仙不解，華夢庵不耐煩道：「蘧仙，你便拜他，怕他不回你，他今兒和三位嫂夫人拜的有趣了，所以也叫你跟著他有趣兒。」蘧仙笑起來，竟撲地的跪在寶珠面前，寶珠慌了，忙也撲地跪下，兩對手兒挽著起來，笑個不了。祝春笑道：「照這樣看起來，你們兩位，倒都是跪踏腳板兒的老手呢。」寶珠不解這話，蘧仙紅了臉道：「你倒是老手，連名目也有了，明兒還要打都元帥的旗號呢？」祝春笑道：「這個我忘了，剛寶兄弟迎親去，那銜牌上不知打不打這個實缺的官銜。」大家都笑起來，夢庵急起來道：「鬧這半天，究竟是怎麼一個喜事？」寶珠因笑道：「這位媚香樓主人，竟被我訪查到了。」蘧仙猛吃一驚道：「嚇！怎麼講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訪到了！」蘧仙道：「敢是墳墓？」寶珠道：「否！你不咒詛他呢，前兒我也誤聽了，他好好的現在呢。」蘧仙道：「嚇！敢是真的，現在哪裡。」寶珠嗤嗤的一笑道：「現在我房裡呢。」蘧仙啞了一口道：「我當你真話呢，原來拿我開心。」大家都哄笑起來。寶珠正色道：「真呢，你不信，我和你瞧去。」因將著蘧仙的手進房去。祝春、夢庵都跟著進來，寶珠卻指著一條單條畫兒上一個美人兒道：「這可不是？」蘧仙還當是玩的，及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幅寫真，畫著十幾位美人，夾著一個寶珠，都畫著古裝的，那指著的這位，真是像媚香，旁邊又畫一個媚香，兩人臉對臉兒的笑。看了不懂。又看近媚香，身邊又一位絕美絕艷的美人，也含著笑。寶珠便挨著肩兒站著。又兩位，便是剛才看見的兩位新人。殊尚不解。因看上畫題的詩，是合浦珠還圖，便喜起來道：「好兄弟，不欺我，可便在府裡？」寶珠道：「是呢，他天天和我作對兒玩呢。」蘧仙紅了臉道：「正經，怎麼畫上又畫兩個，是什麼一個講究？」寶珠故意指著眉仙的小影兒道：「這位便是你那位娶的沈夫人。」蘧仙暗吃一驚，想他兩人，原來一個模樣的，只知道，他知我負了他，娶沈小姐，他可恨不恨。因道：「媚香可在你面前講什麼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他卻沒什麼嗎，倒是這位沈小姐，替他怪你。」蘧仙因道：「他可有什麼主見？」寶珠未答。忽小丫頭進來，說請三爺，寶珠便向蘧仙一笑出來，打後面進去了。蘧仙又懼又喜，侷促不安了一會。祝春和夢庵都替蘧仙大喜過望。一刻小丫頭來向秦珍說，太太吩咐，請留這三位爺給三爺送房。秦珍站起應著，便邀三人仍打留餘春山房廊下穿過，聽裡面一片笑語聲，有許多女眷在那裡鬧房，便不敢抬頭，低著頸子越過，向游廊上下來，到西花廳坐下。一時秦文來向三人道罪，並謝了勞，出去。一會子五對宮燈，引著寶珠來了，向三人拱了揖，小廝說，請三位爺和大爺送房。四人便讓寶珠先行，寶珠略讓一讓。夢庵笑道：「這個哪能

讓我們的。」寶珠紅了臉，便先行一步，早一對洋角宮燈引著，分四對宮燈，照了四人，一班細樂，早在廊下伺候。引著到園裡走上山坡，向留餘春山房走廊上穿過，早見對面醉花仙館，也來了一班女孩子的細樂，五對軟宕紗燈，近面走來，原來是藕香、漱芳、眉仙、瘦香送婉香歸房的。這邊的人，便都站住，等那邊一干人都進惜紅軒去。見五對紗燈回了出來，一字擺在廊下，這邊宮燈才引著眾人進去。見左首新房裡，門簾垂下了。這邊右首的門簾打起，寶珠進去，三人看和那邊新房一樣鋪設，桌椅、牀鋪、妝奩，俱一個稿兒的，牀上疊滿了被褥繡枕。早聽左首房裡撒喜果兒的聲音，和些女孩子們的笑語聲，見這邊丫頭們，也捧出四盤喜果來，請四人撒。各人撒了滿地，丫頭們在旁講些吉利話兒。夢庵講了句入門大喜，大家都笑起來。聽那邊房裡也笑的熱鬧。原來漱芳講了句三仙歸洞，連婉香也忍不住笑了，於是大家都取笑他。一時兩邊房裡，都擺上歸房宴，各人敬了箸子菜，講些吉利話，喝了雙杯的酒，便撤去了。秦珍等四人，把寶珠送到這邊房門口，外面小廝已喊送客，早換了四對手照鳳燈，引了蘧仙和祝春、夢庵三人，秦珍送了出去。這邊寶珠站在房門口，裡面走出春妍、裊煙和笑春、晴煙，四個丫頭，都拿風燈來，引著寶珠先到軟玉房裡去轉了出來，又到蕊珠這邊，也轉了轉。回來早有四對風燈，引著藕香、漱芳、眉仙、瘦春四人去了，春妍等便照寶珠進房，見海棠和愛兒兩個，攙著婉香站起來，春妍和裊煙，攙著寶珠立定，見地下早鋪著墊子，扶他兩口子拜了牀，又逗了交杯盞，給兩人掉換，各飲兩口，裊煙便替寶珠寬去公服，春妍已替婉香卸下宮裝，六個丫頭一齊叩了喜，先送婉香入幃，便一齊出去，帶上了門。不知寶珠和婉香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最惱新婚頭一夜，要循舊例過三更。